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都文粹卷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助教臣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 鎔

校對官中書臣葉 蘭

謄錄貢生臣劉 達

欽定四庫全書

吳都文粹卷五

宋 鄭虎臣 編

臨頓

皮日休

共老林泉忍暫分  
此生應不識迴文  
幾枝竹筍送德耀  
一乘柴車迎少君  
舉案品多緣澗藥  
承家事少為溪雲  
居然自是幽人事  
輒莫教他孫壽聞

臨頓橋在長洲縣北臨頓吳時館名取之臨頓宅者  
是也又吳地記名吳王親征夷人頓軍憩歇宴設軍

士因此置橋唐陸魯望嘗居其旁

皋橋

李紳

伯鸞憔悴甘飄寓非向塵囂隱姓名鴻鵠羽毛終有志  
素絲琴瑟自諧聲故橋秋月無家照舊井寒泉見底清  
猶有餘風未磨滅至今鄉里重和鳴

重建乘魚橋序

僧達本

乘魚橋當姑蘇之要津茂苑之靈蹟按吳地志云古者  
賢士丁法海琴高于此地見大鯉魚長可丈餘有角有

足鼓二翼而舞琴高見其異遂乘之騰飛宛轉駕空上  
昇因立橋云

上元烏鵲橋

楊備

月滿星移水照天南飛烏鵲影翩翩雖然上屬牽牛分  
不為秋河織女填

過白頭橋

梅摯

白頭橋奈白頭何

郡守白居易建本朝天聖初孫伯純修之因呼孫老

舊德如

存故老歌不特與梁起遺愛大都才美服人多

孫老橋在運河上唐白頭橋是也又為元總管道童  
重建改名石巖亦其自號也

吳江橋

鄭獬

三百闌干鎖畫橋行人波上踏靈鰲插天蟠螭玉腰濶  
跨海鯨鯢金背高路直鑿開元氣白影寒壓破大江豪  
此中自與銀河接不必仙槎八月濤

蔣堂

雁翅橋橫五河北翬飛亭屹大江心魚龍淵藪風月窟

若比廣寒宮更深

利往橋即吳江長橋也慶歷八年縣尉王庭堅所建  
有亭曰垂虹而世并以名橋續圖經云東西千餘尺  
前臨太湖洞庭三山橫跨松江行者晃漾天光水色  
中海內絕景惟遊者自知之不可以筆舌形容也垂  
虹旁兵火後復創亭前樂軒已不復立中興駐駟武  
林往來憧憧千萬承平時此橋方為大利有議以石  
柱易木柱者或謂非是然亦卒不果易紹興三十二

年金亮犯淮中外戒嚴或獻計樞廷乞行下平江焚  
長橋時郡守洪邁持不可而縣民已有知之者相與  
聚哭於圯下矣橋兩圯南有滙澤亭北有底定亭餘  
見松江條

泛太湖書事寄元稹

白居易

烟渚雲帆處處通飄然舟似入虛空玉盃淺酌巡初匝  
金管徐吹曲未終黃夾纈林寒有葉碧琉璃水淨無風  
避旗飛鷺翩翩白驚鼓魚跳撥刺紅澗雪壓多松偃蹇



巖泉滴久石玲瓏書為故事留湖上吟作新詩寄浙東  
軍府威容從道盛江山氣色定知同報君一事君應羨  
五宿澄波皓月中

泛太湖

皮日休

聞有太湖名十年未曾識今朝得泛游大笑稱平昔一  
舍行胥塘盡日到震澤三萬六千頃頃頃玻璃色連空  
澹無類照野平絕艸好放青翰舟堪弄白玉笛踈岑七  
十二巖雙露矛戟悠然嘯傲去天上搖畫鷁西風乍獵

獵驚波罨涵碧倏忽雷陣吼須臾玉崖折樹動為蜃尾  
山浮似鰲脊落照射鴻溶清輝斷拋擲雲輕似可染霞  
爛如堪摘漸暝無處泊挽帆從所適枕下聞澎汜肌上  
生瘳瘰音討異足迤邐尋幽多阻隔願風與良便吹入  
神仙宅甘將一蘊書永事嵩山伯

陸龜蒙

東南具區雄天水合為一高帆大弓滿羿射爭箭疾時  
當暑雨後氣象仍鬱密乍如開雕笈音奴籠也聳翅忽飛出

行將十洲近坐覺八極溢耳目駭鴻濛精神寒倍粟坑  
來斗呀豁涌處驚差萃險異拔龍湫喧如破蛟室斯須  
風妥貼若受命平秩微茫識端倪遠嶠如格音各筆巉巉  
見銅關湖中穹崇山有銅關左右皆輔弼盤空儼相趨去勢猶橫  
逸嘗聞咸池氣下注作清質至今涵赤霄尚且浴白日

太湖上粟咸池五車之氣故一水五名也

又云構浮玉宛與崑閬匹肅為靈官

家此事難致詰

太湖乃仙家浮玉之比堂

才迎沙嶼好指顧俄已失

山川互虧蔽魚鳥空聲

語處切

取

音折左太冲蜀都賦

何當授真檢

得召天吳術一一問朝宗方應可譚悉

楊備

漁舫載酒日相隨一笛蘆花深處吹  
湖面風收雲影散  
水天交照碧琉璃

望太湖

蘇舜欽

杳杳波濤閱古今四無邊際莫知深  
潤通曉月為清露  
氣入霜天作暝陰笠澤鱸肥人膾玉  
洞庭柑熟客分金  
風烟觸目相招引聊為停橈一楚吟

梅堯臣

東湖臨海若看月上青冥河漢微分練星辰淡布螢細  
烟沉遠水重露裛空庭孤坐饒清興惟將影對形

太湖在吳縣西即古具區震澤五湖之處越絕書云  
太湖周圍三萬六千頃禹貢之震澤爾雅云吳越之  
間具區其湖周圍五百里襟帶吳興毗陵諸縣界東  
南水都也

明月灣

在太湖洞庭山下

皮日休

曉景澹無際孤舟恣迴環試問最幽處號為明月灣半  
巖翡翠巢望見不可攀柳弱下絲網藤深垂花鬢松癭  
忽似狄石紋或如競釣壇雨三處苔老腥漏斑沙雨幾  
處霽水禽相向閒野人波濤上白屋幽深間曉培橘栽  
出暮作魚梁還清泉出石砌好樹臨柴關對此老且死  
不知憂與患好境無處住好處無境刪赧然不自適脉  
脈當湖山

陸龜蒙

昔聞明月觀

在建業故臺城

祇傷荒墅基今逢明月灣不值三

五時擇此二明月洞庭看最奇連山忽中斷遠樹分毫

釐周圍二十里一片澄風漪見說秋半夜淨無雲物欺

魚之星斗藏獨有神仙期初聞鏘鏘鉞

音姚

積漸調參差

空中卓羽衛波上停龍螭縱舞玉烟節高歌碧霜詞清

光悄不動萬象寒咿咿此會非俗致無由得旁窺但當

乘扁舟酒甕仍相隨或徹三弄笛或成數聯詩自然瑩

心骨何用神仙為

練瀆

在太湖舊傳吳王所開以練兵

皮日休

吳王厭得國所玩終不足一上姑蘇臺猶自嫌局促  
餘艤六宮門艤衝後軍肅一陣水麝風空中蕩平淥鳥  
因避錦帆龍跽防缺軸流蘇惹烟浪羽葆飄巖谷靈境  
太蹂踐因茲塞林屋空濶嫌太湖崎嶇開練瀆三尋齧  
石齒數里穿山腹底靜似金膏礫碎如丹粟波殺鄭旦  
醉蟾閣西施宿幾轉含烟舟一唱彩雲曲不知欄楯上  
夜有越人鍬君王掩面死嬪御不敢哭艷魄逐波濤荒



宮養麋鹿國破瀆亦淺代變艸空綠白鳥都  
不知朝眠  
暮還浴

陸龜蒙

越恃君子衆大將歷全吳

越有私卒君子六千人

吳將派天澤以

練舟師徒一鏡止千里支流忽然迂蒼奩束洪波坐似

馮夷軀戰艦百萬輩浮宮三十餘平川盛丁寧絕島分

儲胥鳳押半鶴膝錦扛雜肥胡香烟與殺氣浩浩隨風

駮彈射盡高鳥杯觥醉潛魚山靈恐見鞭水府愁為墟

兵利德日削反為仇國屠至今鈎鏃殘尚與沙泥俱照  
此月倍苦來茲烟亦孤丁魂尚有淚合灑青楓枯

銷夏灣

皮日休

太湖有曲處其間為兩崖當中數十頃別如一天池號  
為銷夏灣此名無所私赤日莫斜照清風多遙吹沙嶼  
掃粉墨松竹調塌麓山果紅鞵鞞水苔清髮髻木陰厚  
若瓦巖磴滑如飴我來此游息夏景方赫曦一坐磐石  
上肅肅寒生肌小艇或可泛

方言云小  
船謂之艇

短策或可支行

驚翠羽起坐見白蓮披歛袖弄輕浪解襟敵涼颺但有  
水雲見更餘沙禽知京洛往來客嗚死緣奔馳此中便  
可老焉用名利為

陸龜蒙

霞島焰難泊雲峯竒未收蕭條千里灣獨自清如秋古  
岸過新雨高蘿陰橫流遙風吹蕙葭折處鳴颺颺昔余

守圭竇過于回祿囚日為籟笛從

渠曲二音  
篳之異名

分作祇稠

雙

低乃二音  
並葦衣

願狎寒水怪不封朱轂侯豈知烟浪涯坐

可思重裘健若數尺鯉泛然雙白鷗不識號火井孰問  
名焦丘我本魚鳥家盡室營扁舟遺名復避世消夏還  
銷憂

銷夏灣在太湖洞庭西山之趾山十餘里遠之舊傳  
吳王避暑處周圍湖水一灣水色澄澈寒光逼人真  
可銷夏也

投龍潭

在龜山

皮日休

龜山下最深惡氣何洋溢涎水爆龍巢腥風卷蛟室曉

來林岑靜寧色如怒目氣涌撲灸煤波澄掃純漆下有  
水君府貝闕光比櫛左右列介臣縱橫守鱗卒月中珠  
母見烟際風人出生犀不敢燒水怪恐推捽時有慕道  
者作彼投龍術端嚴持碧簡齋戒揮紫筆兼以金蜿蜒  
投之光煇律琴高坐赤鯉何許縱仙逸我願與之游茲  
馬託靈質

陸龜蒙

名山潭洞中自古多秘邃君將接神物聊用申秘事銘

金象牙角尺木無不備亦既奉真官因之徇前志持來  
展明誥敬以投嘉瑞鱗光煥水容日色曉山翠吾皇病  
秦漢豈獨探怪異所貴風雨時民皆受其賜良田為巨  
浸污澤成赤地掌職一不行精靈又何寄惟貪血食飽  
但據驪珠睡何必勞黃金年年投星使

胥口

皮日休

波光杳杳不極霽景澹澹初斜黑蛺蝶粘蓮蕊紅蜻蜓  
裊菱花鴛鴦一處兩處舴艋三家五家會把酒船隈荻

共君作箇生涯

又

拂釣清風細灑飄  
簑暑雨霏微湖雲欲散未散  
嶼鳥將飛不飛換酒帽頭把看  
載蓮艇子撐歸斯人到死還樂  
誰道剛須用機

陸龜蒙

雨後山容若動天  
寒樹色如消目送迴汀隱隱心隨挂  
席摇摇白蔣知秋露裊青楓欲暮烟  
饒莫問吳趨行樂

酒旗竿倚河橋

又

把釣絲隨浪遠採蓮衣染香濃綠倒紅飄欲盡風斜雨  
細相逢斷岸沈魚罟罟二音魚網也鄰村送客艫舫即是

清霜刮野乘閒莫厭裘重

胥口在木瀆西十里出太湖之口也上有胥山舟出  
口即水光接天洞庭東西山峙銀濤中景物勝絕

前松江賦

程俱



鴟夷子皮既棄越相乘扁舟携西子泝東流方將家五  
湖而長邁屣萬鍾而不留放若巨魚縱大壑脫若六驥  
馳坦道而挾輕輶時則八荒收雲千里一碧狂瀾不興  
遠岫凝色目盡意往雲天出沒引風檣以悲嘯趣烟波  
而不極于是遇亡是叟而問津焉曰三江之湊實為五  
湖地脈四達衍為松江洶洶渾渾溶溶洋洋孤峯連嶂  
七十有二眇若散螺黛于微茫五湖之中大曰包山風  
穴晝暝霜林夏寒暮烟屯其壘翠冬實纍其錯丹麟鶴

之所憩蛟鼉之所淵山中之人忘世與年條桑縹緲之

下採石明月之灣

包山有縹渺峯明月灣

艸衣木茹汨若追羲盤

而與還江流之窮是則歸墟王百谷于一吸環齊州于

一區大鵬奮翅于泱泱燭龍洗光于咸虞由江而下二

百餘里布帆無患尚可以朝海門而暮方壺雖然善賈

者據其會善搏者挽其吭方趣南而遺北既畫圖而失

方今子將攬衆物之會莫若遐觀乎中央惟是江湖之

接二州相望散荒墟于垓塊識斷岸于毫芒嘗試與子

至中流而四顧陰霾鬱興不辨雲水天高日出萬頃在目者五湖也岡岫相屬如走如伏溟濛突兀乍見乍失者包山也擁松江之上流窮海道于一葦時矯首而斯盡固可以訪漁樵而種魴鯉亦優游而卒歲矣吾子以為何如子皮曰然務外游者有時樂內觀者無窮吾方以日月為燭六合為宮參天地以為友從四海之諸公乘雲氣御飛龍捐包山于遺礫視五湖于一鍾松江之勝又安能芥蒂于胸中乎

後松江賦

前人

程子既為松江賦假鴟夷子皮設亡是叟以為詞是夜  
夢有夫頽然而長鬣色而修髯叩舷而稱曰松江之勝  
吾子之辭侈矣然子亦聞吳越之遺事乎唯而答曰長  
橋臥波截江之衝飛欄疊架排霧橫空萬景所會而垂  
虹屹立乎其中吾嘗登垂虹顧二渚尚想夫霸國之爭  
雄方其踐忍烏啄差耕石田禍起腋下謀悟機先則吳  
軍江北越軍江南殺氣朝合軍聲夜嚴銜枚北渡奮為

兩翼方風馳而霧障頓雷轟而電激吳卒庸潰江流赭  
赤畢夫椒之世仇償會稽之膽食于此盖夫子之雄績  
迺自太湖過橫山辭越來之溪登姑胥之臺弔亡國于  
游鹿指血化于黃埃挽餘艗而凌江卷旌旗而南歸則  
夫子于此退身行意揖勾踐而長辭與夫勇犯之貪天  
子推之獨賢歌龍蛇而激憤塊然而與喬木偕燔者不  
可同日而言矣間者五季焚亂錢鏐崛興蘇據都會乃  
淮浙之必爭徐約先拔孫儒繼焚彼得之不能以歲月

守我守之不能以歲月寧則江之兩涯相為二城鎮威

武之右境過淮南之寇兵實用武者之所憑

吳江錢氏謂之南北

兩城防過所

版圖入朝置為縣治畫井疆設羣吏臯畝碁列

居廬鱗次帶以千尺之橋捍以百里之塘舟輿所通樓

觀相望曾城邑之幾時翳喬木之蒼蒼矣吾嘗嘆曰一

江方東雖逝不流閱世事之萬變去莫知其所趣而來

莫知其所由今之松江其昔之松江耶抑夜半之截舟

失俯仰于萬世盡賢愚于一丘夫子亦嘗弔抉眼之忠

魂而訪伏劍者之靈游不乎子皮不對顧為西子援琴  
而歌歌曰霰雪紛兮雲霏霏帶長缺兮佩寶珞而子安  
適而不歸歲晚晚而將暮兮路既擁而中迷嗟二子之  
不返折疏麻而搴杜若羌搖搖其遺誰餘音未息遽然  
而覺掉頭載歌付千古于一笑

夜渡吳松江懷古 二首

宋之問

宿帆震澤口曉渡松江瀆棹撥魚龍氣舟銜鴻雁羣信  
潮頓覺滿暗浦稍將分氣赤海生日光搖湖起雲水鄉

盡天衛嘆息為吳君謀士伏劍死至今悲所聞

倚棹望茲川銷魂獨黯然鄉連江北樹雲斷日南天劍  
別龍初沒書成雁不傳離舟意無限催渡復催年

吳松江

劉長卿

多年襍被玉山岑鬢雪欺人忽滿簪駑馬雖然貪短豆  
野麋終是憶長林鱸魚未得乘歸興鷗鷺唯應侶此心  
見說新橋好風景會須臨月濯煩襟

張懷



洞庭初葉落孤客不勝愁  
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  
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  
久被浮名繫能無愧海鷗

許渾

候館人稀夜更長  
姑蘇城遠樹蒼蒼  
江湖水落高樓迥  
江漢秋歸廣殿涼  
月轉碧梧移鵲影  
露低紅草濕螢光  
文園詩侶應多思  
莫醉笙歌掩華堂

夜泊

杜牧

清露白雲明月天  
與君齊棹木蘭船  
風波烟雨一相失

夜泊江頭心渺然

松江亭携樂觀魚

白居易

震澤平蕪岸松江落葉波在官常夢想為客始經過水  
面排罾網船頭簇綺羅朝盤膾紅鯉夜燭舞青娥雁斷  
知風急潮平見月多繁絲與促管不解和漁歌

泊震澤口

薛據

日落草木陰舟徒泊江汜蒼茫萬象開合沓聞風水洄  
沿值漁翁罾篠逢樵子雲開天宇靜月明照萬里早雁

湖上飛晨鐘海邊起獨坐嗟遠遊登岸望長洲零落星  
欲盡腫臃氣漸收行藏空自秉知識仍未周伍胥既伏  
劍范蠡亦乘流歌竟鼓枻去三江多客愁

泊松江渡

許渾

漠漠故宮池月涼風露幽雞鳴荒戍曉雁過古城秋楊  
柳北歸路蒹葭南渡舟去鄉今已遠更上望京樓

松江早春

皮日休

松江清淨雪消初見底新安恐未如穩凭船舷無一事

分明數得鱸殘魚

陸龜蒙

柳下江飡待好風  
暫時還得狎漁翁  
一生無事烟波足  
惟有沙邊水勃公

憶具區

錢昭度

平生愛具區  
島嶼夾陂湖  
竹雨籠瀟瀟  
花烟濕鷓鴣  
神仙疑有宅  
魚鼈自為都  
何事勞長想  
機雲本是吳

送裴如晦宰吳江

梅堯臣

吳江田有粳粳好春作雪吳江下有鱸鱸肥鱠堪切炊  
粳調橙齏飽食不為餐月從洞庭來光映寒湖凸長橋  
坐虹背衣濕霜未結四顧無纖雲魚跳明鏡裂誰與子  
同遊去若秋鷹掣

又憶吳松江

念昔西歸時晚泊吳江口回隄遡清風淡月生古柳夕  
鳥自遠來漁舟猶在後當時誰與同涕憶泉下婦

除夜宿垂虹亭

蔡肇

東南勝處未忘情老去扁舟復此行  
小邑歲除無市井  
下田水落見農耕  
雪消西嶺嶒峻出  
春到重湖鱗甲生  
橋下霜蛟貪睡美  
為槌千鼓作雷聲

王禹偁四詠

中郎亭樹據江鄉  
雅稱詩翁賦卒章  
尊菜鱸魚好時節  
曉風斜日舊烟光  
一杯有味功名小  
萬事無心歲月長  
安得便拋塵網去  
釣舟閒泊畫欄傍

二年為吏住江濱  
重到江頭照病身  
滿眼碧波輸野鳥

一簑疎雨屬漁人  
隨船曉月孤輪白  
入座晴山數點春  
張翰精靈應笑我  
綠袍依舊惹埃塵

登臨陡覺挹塵埃  
時有清風颯滿懷  
蟬竦一條連古岸  
玻璃萬頃自天來  
寒光浩渺輕烟濶  
綠玉參差遠岫排  
南指閩山猶萬里  
遠人歸興正無涯

登江亭

帶篷疎薄漏斜陽  
半日孤吟未過江  
惟有鷺鷥知我意  
時時翹足對船窗

汎吳松江

陳堯佐

平波渺渺烟蒼蒼  
菰蒲才熟楊柳黃  
扁舟繫岸不忍去  
秋風斜日鱸魚鄉

游松江

蔣堂

江人見我謂誰何  
行李無羈野意多  
六幅青帆趁潮去  
一樽白酒扣舷歌  
沙邊歷歷辨雲樹  
島外濺濺弄月波  
興盡歸來還更喜  
飛鷗相送入烟蘿

曙光東向欲朧明  
漁艇縱橫映遠汀  
濤面白烟荒落月  
嶺頭殘曉混踈星  
鳴榔莫觸蛟龍睡  
舉網時聞魚鱉腥



我實宦遊無况者擬來隨雨帶笈箸

長橋觀魚

月晃長江上下同畫橋橫截冷光中雲頭灑灑開金餅  
水面沉沉臥彩虹佛氏解為銀色界仙家多住玉壺中  
地雄景勝言不盡但欲追隨乘曉風

中秋對月

過垂虹橋二首

蘇軾

吳越溪山興未窮強扶衰病過垂虹浮天自古東南水  
送客今朝西北風絕境自忘千里遠勝遊難復五人同  
舟師不會留連意擬看斜陽萬頃紅

二子緣詩老更窮人間無處吐長虹平生睡足連江雨  
盡日舟橫擘岸風人笑老年三黜慣天教吾輩一樽同  
知君欲寫長相憶更送銀盤尾鬣紅

長橋二首

楊備

漁市花村夾酒樓山光沉碧水光浮松陵雨過船中望  
一道青虹兩岸頭

松陵水國面松江學弄漁竿對酒缸驚起鴛鴦是旗鼓  
背帆飛去一雙雙

松江謁王文孺令宰

章憲

暑退涼生過雨天  
鳧飛鷺浴暮江前  
秋風小浪鴨頭水  
斜日輕帆燕尾船  
青眼却欣逢地主  
白頭相對聳詩肩  
林塘勝處開樽俎  
只欠冰輪特地圓

長隄牽百丈  
舴艋泝清漪  
山與殘霞暝  
水將秋色宜  
江寒征雁度  
天遠暮帆遲  
騰欲浮家去  
烟波學子皮

松江在郡南四十五里  
禹貢三江之一也  
今按松江南與太湖接  
吳江縣在江濱  
垂虹跨其上  
天下絕景

也

交讓瀆

在羅城之東北隅

楊備

琴丁結友事耕耘田熟翻如虞芮君彼此持廉為棄物  
一名交讓兩難分

女墳湖

皮日休

萬貴千奢已寂寥可憐幽憤為誰嬌須知韓重相思骨  
直在芙蓉向下稍

陸龜蒙

水平波淡遶回塘鶴殉人沉萬古傷應是離魂雙不得  
至今沙上少鴛鴦

吳女墓在閭門外闔閭女曰滕玉王與夫人及女會  
食蒸魚王前嘗半而與女女怒曰王食魚辱我乃自  
殺闔閭痛之莖于國西閭門外鑿池積土文石為槨  
題奏為中以金鼎玉杯銀樽珠襦之寶送女乃舞白  
鶴于吳市中令民隨而觀之使男女與鶴俱入羨門  
因發機以掩之殺生以送死國人非之又取土時其

地為湖號女墳湖吳地記曰吳王葬女取土成湖

越來溪

楊備

臨流何必弔前非且說吳宮得意時  
夾岸桃花烟水綠  
畫船安穩載西施

越來溪在橫山下與太湖連相傳越兵入吳時自此  
來故名溪上有越城雉堞宛然

夏駕湖

前人

湖面波光鑑影開  
綠荷紅芰遶樓臺  
可憐風物還依舊

曾見吳王六馬來

夏駕湖在吳縣西城下吳王壽夢避暑駕游于此故名今城下但存外濠即漕河也湖西悉為民田不復有湖民猶于湖之傍種菱菱甚美謂之夏駕湖菱

至和塘記

丘與權

吳城東闔距崑山縣七十里俗謂之崑山塘北納陽城湖南吐松江由隄防之不立故風波相憑以馳突廢民田以瀦魚鱉其民病賦入之侵蝨相從以逋徙奸人緣

之以邀刦行旅通鹽賈以自利吏莫能禁父老相傳自唐至今三百餘年欲有所營作而弗克也有宋至道二年陳令公之守蘇嘗與中貴人按行之邑人朱珏父子相繼論其事為州縣者亦繼經度之皆以橫絕巨浸費用十數萬緡中議而沮皇祐中發運使許公建言蘇之田膏腴而地下嘗苦水患乞置官司以畎洩之請令舒州通判殿中丞王安石先相視焉朝廷從之王君既至從縣吏拏荒梗浮傾沮訊其鄉人盡得其利害度長繩



短順其故道施之圖繪䟽曰請議如許公朝廷未之行也至和初今太守呂公既下車問民所疾苦盖有意于䟽導矣明年與權為崑山主簿始陳五利一曰便舟楫二曰闢田疇三曰復租稅四曰止盜賊五曰禁奸商其餘所濟非可以勝擬其約古制役民以興作經費寡而售效速若其不成請以身塞責既而令錢君復言之太守嘗念所以興利之計喜其謀之協從于是列而上聞其副以決于監司乃誠庸力經遠邇興屯舍宿餼薪既

成以授有司郡相元君實摠之粵十月甲午治役先設  
其外防以遏其上流立橫埭以限之乃自下流浚而決  
焉畚鍤所至皆于平陸其始戒也猖風號霆迅雷驟雨  
乃用牲于神至癸巳夜半雨息迨明休霽以卒其役人  
皆以為有相之者始計月餘蓋旬有九日而成深五尺  
廣六十尺用民力才一十五萬六千工費民財若干貫  
米才四千六百八十石為橋梁五十二蒔榆柳五萬七  
千八百其貳河植茭蒲芙蓉渠稱是計其入以為修完料

民之餘治小虞自嚴村至于鰻鰐瀆治新洋江自朱歷  
至于清港治山塘自山南至于東浚諸涇六十四浦四  
十四塘六于是陽城諸湖瀆皆通而及江田無滂瀦民  
不病涉矣初治河至唯亭得古閘用柏合抱以為楹蓋  
古渠況今深數尺設牖者以限松江之潮勢耳者舊莫  
能詳之乃知昔無水患由隄防之廢則有之嗚呼為民  
牧者因循而至此乎是役也自城東走二十里曰任浦  
崑山治其東長洲治其西以俗名非便于是論請更之

曰至和識年號也建亭曰乙未紀歲功也太守嘉其有成謂與權實區區于其間其言必詳命之為記嘉祐六年十二月立于乙未亭

至和塘舊名崑山塘從古為湖漲多風濤本朝至道皇祐中嘗議興修不果至和二年始修治成塘遂以年號名崑山主簿丘與權記甚詳今採載之

沈氏筆談

詳沈氏所記蓋至和塘既成于至和二年立石其間澹

水道已成塘陸塗尚未備至是始備岸未及成後邾賈  
謂至和塘所以不踰一二年而壞也蓋丘與權塘記雖  
作于至和二年立石乃嘉祐六年或是新塘成之時也  
沈氏筆談云至和塘自崑山縣達于婁門凡七十里  
自古皆積水無陸路民苦病涉久欲為長堤抵郡城  
澤國無處求土嘉祐中人有獻計就水中以蘆葦為  
牆栽兩行相去三尺去牆六丈又為一牆亦如此漉  
水中淤泥實蘆葦中候乾則以水車畎去兩牆間舊

水墻間六丈皆留半以為堤脚掘其半為渠取土以  
為堤每三四里則為一橋以通南北之水不日隄成  
至今為利

六失六得

郝亶

所謂六失者一曰水性就下蘇東枕海北接江但東開  
浚崑山之張浦苗涇七了三塘而導諸海北開常熟之  
許浦白茅二浦而導諸江殊不知此五處者去水皆遠  
百餘里近亦三四十里地形頗高高者七八尺方其水

盛時決之則或入江海水稍退則向之欲東導于海者  
反西流欲北導于江者反南下故自景祐以來屢開之  
而卒無效也二曰蘇之厭水以其無隄防也故崑山常  
熟吳江皆峻其隄岸設官置兵以巡治之是不知塘雖  
設而水行于隄之兩傍何益乎治田故徒有通往来禦風  
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害之大效三曰書云三江  
既入震澤底定今松江在其南可決水而同歸于海崑  
山之下駕新洋大虞小虞朱塘新瀆平樂戴墟等十餘

浦是也殊不知諸浦雖有決水之道未能使水之必洩于江也何則水方汗漫與江俱平雖大決之而隄防不立適足以通潮勢之衝急增風波之洶怒耳四曰蘇州之水自常州來古者設望亭堰所以禦常州之水使入太湖不為蘇害謂望亭之堰不當廢也殊不知蘇聚數郡之水而常居其一常之水數路而望亭居其一豈一望亭之水而能為蘇之患耶故望亭堰廢則常被其利而蘇未必有害存之則蘇未必利而常先被害矣故治



蘇州之水不在乎望亭堰之廢否也五曰蘇水所以不  
泄者以松江盤曲而決水遲也古之曲其江者所以激  
之而使深也激之既久其曲愈甚故漕使葉內翰開盤  
龍區沈諫議開顧浦謂松江之曲若今槎浦及金龜子等  
浦皆可決也是說僅為得之但未知蘇之水與江齊平  
決江之曲者足以使江之水疾趨于海而未能使田之  
水必趨于江也六曰蘇本是江海陂湖之地謂之澤國  
自然當漫然容納數州之水不當盡為田也故國初之

稅才十七八萬石今乃至于三十四五萬石是障陂湖而為田之過也是說最為踈濶殊不知國初之逃民未復今乃盡為編戶稅所以昔少而今多也借使變湖為田增十七八萬為三十四五萬乃國之利何過之有且今蘇州除太湖外止有四湖常熟有昆城二湖崑山有陽城湖長洲有沙湖是四湖者自有其名而其濶畧不過十餘里其餘若崑山之所謂斜塘大泗黃瀆夷亭高墟已城雉城武城夔家江家柏家鰻鱓等瀆及常熟之

市宅碧宅五衢練塘等村長洲之長蕩黃天蕩之類皆  
積水而不耕之田也其水之深不過五尺淺者可二三  
尺其間尚有古岸隱見水中俗謂之老岸或有古之民  
家階甃之遺趾在焉故其地或以家或以城或以宅為  
名嘗求其契券以為驗云皆全稅之田也是皆古之良  
田而今廢之耳已上六說者皆執一偏之說而未能通  
其理也必欲治之固當去其六失行其六得曰辨地形  
高下之殊求古人蓄洩之跡治田有後先之宜興後順

富貧之便取浩博之大利舍姑息之小恩也一何謂地  
形高下之殊曰蘇州五縣號為水田其實崑山之東接  
于海之堦隴東西僅百里南北僅二百里其地東高而  
西下向所謂東導于海而水反西流者是也常熟之北  
接于江之漲沙南北七十里東西僅二百里其地皆  
北高而南下向所謂欲北導于江而水反南下者是也  
是二處者皆謂之高田而其崑山堦身之西抵于常州  
之境僅一百五十里常熟之南抵于湖秀之境僅二百

里其地低下皆謂之水田高田者常欲水今水乃流而不蓄故常患旱也唯若景祐皇祐嘉祐中則一大熟耳水田者常患水今西南既有太湖數州之水而東北又有崑山常熟二縣埭身之流故常患水也唯若康定至和中則一大熟耳但水田多而高田少水田近于城郭為人所見而稅復重高田遠于城郭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唯知治水而不知治旱也二何謂古人蓄洩之跡曰今崑山之東地名太倉俗號埭身埭身之東有

一塘焉西徹松江北過常熟謂之橫瀝又有小塘或二里或三里貫橫瀝而東西流者多謂之門若所謂錢門張埭門沙堰門吳埭顧廟埭下埭李埭門及斗門之類是也夫南北其塘則謂之橫瀝東西其塘則謂之埭門堰門斗門者是古者堰水于埭身之東灌溉高田而又為埭門者恐水之或壅則決之入橫瀝所以分其流也故埭身之東其田尚有丘畝經界溝洫之跡存焉是皆古之良田因埭門壞不能蓄水而為旱田耳埭門之壞

豈非五代之季民各從其行舟之便而廢之耶此治高田之遺跡也若夫水田之遺跡即今崑山之南向所謂下駕小虞等浦者皆決水于松江之道也其浦之舊跡濶者二十餘丈狹者十餘丈又有橫塘以貫其中而碁布之是古者既為縱浦以通于江又為橫塘以分其勢使水行于外田成于內有圩田之象焉故水雖大而不能為田之害必歸于江海而後已以是推之則一州之田可知矣故蘇州五門舊皆有堰今俗呼城下為堰下

而齊門猶有舊堰之稱是則隄防既完則水無所瀦容  
設堰者恐其暴而流入于城也至和二年前知蘇州呂  
侍郎開崑山塘而得古閘于夷亭之側是古者水不亂  
行之明驗也及夫隄防既壞水亂行于田間而有所瀦  
容故蘇州得以廢其堰而夷亭亦無所用其閘也為民  
者因利其浦之濶攘其旁以為田又利其行舟安舟之  
便決其隄以為涇今崑山諸浦之間有半里或一里二  
里而為小涇命之為某家涇某家浜者皆破古隄而為



之也浦日以壞故水道湮而流遲涇日以多故田隄壞而不固日墮月壞遂蕩然而為陂湖矣此古人之跡也今秀州潮海之地皆有堰以蓄水而海鹽一縣有堰近百餘所湖州皆築隄于水中以固田而西塘之岸至高一丈有餘者此其遺法也獨蘇州壞之耳三何謂治田有先後之宜曰地勢之高下既如彼古人之遺跡又如此今欲先取崑山之東常熟之北凡所謂高田者一切設堰潴水以灌溉之又後其所謂經界溝洫使水周

流于其間以浸潤之立閘門以防其壅則高田常無枯旱之患而水田亦減數百里流注之勢然後取今之凡謂水田者除四湖外一切罷去其某家涇某家浜之類循古今遺跡或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七里或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濶深而隄岸高厚塘浦濶深則水通流而不能為田之害也隄岸高厚則田自固而水可壅而必趨于江也然後擇江之曲者若所謂槎浦金龜子浦而決之使水必趨于海又

究五堰之遺趾而復之使水不入于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如此則高低皆利而無水旱之憂然後倣錢氏遺法收圖回之利養撩淺之卒更休迭役以浚其高田之溝洫與水田之塘浦則百世之利也四何謂興役順貧富之便曰蘇州五縣之民自五等以上至一等不下十五萬戶可約古制而戶借七日則歲約百萬夫矣又自三等以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戶可量其財而取之則足以供萬夫之食與其費矣夫借七日之力

故不勞量取財于富者故不虐以不勞不虐之役五年而治之何田之不可興也五何謂取浩博之大利曰蘇州之地四至餘三百里若以開方之法而約之尚可方二百餘里為田六同有畸三分去一以為溝池城郭陂湖山林其餘不下四同之地為三十六萬夫之田又以上中下不易再易而去其半當有十八萬夫之田常出租稅也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則十八萬夫之田可出米七十二萬石矣今蘇州止有三十

四五萬石借使全熟則常失三十四萬石之租又况因水旱而蠲除者歲常不下十餘萬石而甚者或蠲除三十餘萬石是則遺利不少矣今或得高低皆利而水旱無憂則三四十萬之稅必可增也公家之利如此則民間從可知矣六何謂舍姑息之小惠曰是議之興或者必曰向者蘇州或治一浦或調一縣而役一月則民勞且怨矣今欲盡一州之境役五縣之民五年而治之其工力蓋百倍于向時是役未興而數千百萬之民已歎

歎矣非養民之道也曰向者之興役也多興于大水方  
盛之際是時公私匱乏疾癘間作故民勞且怨也今或  
于平歲無事之時借力以成利何勞怨之有傳曰使民  
以時又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又曰悅以使民民忘  
其勞是雖至治之世未嘗不役民以使之也唯近世不  
求所以養之之道使躋于富庶但務其姑息之末使至  
于飢餓而不能相生然後又從而調之故上愈乏而下  
益困有可以除數百年未去之患興數百里無窮之利

使公私皆獲其益豈可區區計國家五載之勞惜百姓七日之力耶

熙寧三年崑人鄭亶自廣東機宜上奏以謂天下之利莫大于水田水田之美莫過于蘇州然自唐末以來經營至今終未見其利者其失有六今當去六失行六得

昔有論古人治低田高田之法者謂禹之時震澤為患東有堙阜以隔截其流禹乃鑿斷堙阜流為三江東入

于海而震澤始定

闕

于環湖之地尚有二百餘

里可以為田而地皆卑下猶在江水之下與江湖相連不能耕植而水面又復平闊足以容受震澤下流使水勢散漫而三江不能疾趨于海其沿海之地亦有數百里可以為田而地皆高仰反在江水之上與江湖相遠民既不能取水以灌溉而地勢又多西流不得蓄聚春夏之雨澤以浸潤其地是環湖之地常有水患而沿海之地常有旱災如之何而可以種藝耶古人遂因其地



勢之高下井之而為田其環湖卑下之地則于江之南  
北為縱浦以通于江又于浦之東西為橫塘以分其勢  
而暴布之有圩田之象焉其塘浦濶者三十餘丈狹者  
不下二十餘丈深者二三丈淺者不下一丈且蘇州除  
太湖之外江之南北別無水源而古人使塘浦深闊若  
此者蓋欲取土以為隄岸高厚足以禦其湍悍之流故  
塘浦因而濶深水亦因之而流耳非專為濶其塘浦以  
決積水也故古者隄岸高者須及二丈低者亦不下一

丈借令大水之年江湖之水高于民田五七尺而隄岸尚出于塘浦之外三五尺至一丈故雖大水不能入于民田也民田既不容水則塘浦之水自高于江而江之水亦高于海不煩決瀉而水自湍流矣故三江常浚而水田常熟其墾阜之地亦因江水稍高得以畎引以灌溉此古人浚三江治低田之法也所有沿海高仰之地近于江者既以江流稍高可以畎引近于海者又有早晚雨潮可以灌溉故亦于沿海之地及江之南北或五里

七里而為一縱浦又五里七里而為一橫塘港之濶狹與低田同而其深往往過之且垆阜之地高于積水之處四五尺至七八尺遠于積水之處四五十里至百餘里固非決水之道也然古人為塘浦濶深若此者蓋欲畎引江海之水同流于垆阜之地雖大旱之歲亦可車畎以溉田而大水之歲積水或從此而流洩耳非專為闊深其塘浦以決低田之積水也至于地勢西流之處又設壩門斗門以蓄蓄之是雖大旱之歲垆阜之地皆

可耕以為田此古人治高田蓄雨澤之法也故低田常無水患高田常無旱災而數百里之地常獲豐熟此古人治低田旱田之法也二論後世廢低田高田之法者古人治田高下既皆有法方是時也田各成圩圩必有長每一年或二年率逐圩之人修築隄防浚治浦港故低田之隄防常固旱田之浦港常通也

古之田雖各成圩然所名不同或謂之段或謂之圍今崑山低田皆沉在水中而俗呼之名猶有野鴨段

大四段湛段及和尚圍盛熟圍之類

至錢氏有國而尚有撩清指揮之名者此其遺法也洎乎年紀繇遠古法隳壞其水田之隄防或因田戶行舟及安舟之便而破其圩

古者人戶各有田舍在田圩之中浸以為家欲其行舟之便乃鑿其圩岸以為小涇小浜即臣昨來所陳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說者謂浜者安船溝也涇浜既小隄岸不高遂至壞却田圩都為白水也今崑

山柏家灤水底之下尚有民家階礎之遺趾此古者  
民存圩中住居之舊跡也今崑山富戶如陳顧陶辛  
晏沈等田舍皆在田園之中每至大水之年亦是外  
水高于田舍數尺此今人在田圩中作田舍之驗也  
或因人戶請射下脚而廢其隄或因官中開淘而減少  
丈尺

臣少時見小虞浦及至和塘並濶三二十丈累經開  
淘之後今小虞浦只闊十餘丈至和塘只闊六七丈

此目所覩也

或因田主只收租課而不修隄岸或因租戶利于易田而故致滄沒

吳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謂之曰塗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納租米亦依舊數故租戶樂于間年滄沒也

或因決破古隄張捕魚蝦而漸致破損或因邊圩之人不肯出田與衆做岸或因一圩雖完傍圩無力而連延

墮壞或因貪富同圩而出力不齊或因公私相吝而因循不治故隄防盡壞而低田漫然復在江水之下也每春夏之交天雨未盈尺湖水未漲二三尺而蘇州低田一抔盡為白水其間雖有隄岸亦皆狹小沉在水底不能固田唯大旱之歲常潤杭秀之田及蘇州塌阜之地並皆枯旱其堤岸方始露見而蘇州水田幸得一熟耳蓋因無隄防為禦水之先具也民田既容水故水與江平江與海平而海潮直至蘇州之東二十里之地反



與江湖民田之水相接故水不能湍流而三江不浚  
臣伏覩昨來議狹汴河者詔汴河闊處水面散漫不  
至深快故汴河淤澱今蘇州水面動連一二百里而  
太湖之水又不及黃河之湍迅而欲三江之不淤不  
可得也

今二江已塞而一江又淺倘不完復隄岸驅低田之水  
盡入于松江而使江流湍急但恐數十年之後松江愈  
塞震澤之患不止于蘇州而已也此低田不治之由也

其高田之廢始由田法墮壞民不相率以治港浦港浦既淺地勢既高沿于海者則海潮不應沿于江者又因水田隄防墮壞水得潴聚于民田之間而江水漸低故高田復在江水之上至于西流之處又因人戶利于行舟之便壞其壩門而不能蓄水故高田一望盡為旱地每至四五月間春水未退低田尚未能施工而壩阜之田已乾枯旱矣唯大水之歲湖秀二州與蘇州之低田滄沒淨盡則壩阜之田幸得一大熟耳此蓋不浚浦港以

畎引江海之水不復壩門以蓄聚春夏之雨澤也此高田廢之之由也故蘇州不有旱災即有水患但水田多而旱田少水田近于城郭為人所見而稅復重旱田遠于城郭為人所不見而稅復輕故議者只論治水而不論治旱也三論自來議者只知決水不知治田蓋治田者本也本當在先決水者末也末當在後今乃不治其本而但攻其末故自景祐以來上至朝廷之縉紳下至農圃之匹夫謀議譬畫三四十十年而蘇州之田百未治一

二此治水之失也惟嘉祐中兩浙轉運使王建議謂蘇州民間一槩曰水至深處不過三尺以上當復修作曰位使位位相接以禦風濤則自無水患若不修作塍岸縱使決盡河水亦無所濟此說最為切當又緣當時建議之時正值兩浙治水連年無效不知大段擘畫令官中逐年調發夫力更互修治及不曾立定逐縣治田年額以辦不辦為賞罰之格而止令逐縣令佐槩例勸導逐位植利人戶一二十家自作塍岸各高五尺緣民

間所鳩工力不多蓋不能齊整借令多出工力則各家所收之利不償其所費之本兼當時都水監立下官員賞典不重故上下因循未曾併聚公私之力大段修治臣今欲檢會王安石所陳利害却將臣下項擘畫修築隄岸以固民田則蘇州水災可計日而取効也議者謂曩年吳及知華亭縣常率遂段人戶各自治田亦不曾煩費官司而人獲其利今可舉用其法以治蘇州水田不須重煩官司也曰蘇州水田與華亭不同華亭之田

地連垆阜無暴怒之流浚河不過一二尺修岸不過三五尺而田已大稔矣然不踰三五年間尚有湮塞今蘇州遠接江湖水常暴怒故崑山常熟吳江三縣隄岸高者七八尺低者不下五六尺或用石甃或用椿蓆或二年一治或年年修葺而風濤冲激動有毀壞今若以華亭之法而治之或水退之後一二年間暫獲豐稔蓋不可知求其久遠之效則不可得也夫以華亭之法而治蘇州之高田則可矣若治蘇州水田譬諸以一家之法而治

一國也其規模法度則近之至于措置施設之法則小大不可同也貼黃自來人所議欲開通諸大浦盧漚浦松江諸滙并決水入江陰軍等亦皆治水之一說但隄防未立行之無功候隄防既成之後前項諸說又不可不行蓋水勢湍急却要諸處分減水勢故也故曰治田者先也決水者後也臣今窮究得古人治田之本委可施行若令臣先往兩浙相度不過訂之于諸縣官吏考之于諸鄉父老而已况諸縣官吏乍來倏去不若臣之

生長鄉里世為農人備知利害也父老之智未必過于范仲淹葉清臣况范仲淹葉清臣尚不能窺見古人治田之跡父老安得而知伏望令臣畧到司農寺陳白委曲不至有誤朝廷候勅旨四論今來乞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田既先成水亦從而可決不過五年而蘇州之水患息矣然治河之法若摠而論之則汙漫難行析而言之則簡約易治何也今蘇州水田之最合行修治處如前項所陳南北不過一百二十餘里東西不過一百



里今若于上項水田之內循古人之跡五里而為一縱浦七里而為一橫塘不過為縱浦二十餘條每條長一百二十餘里橫塘十七條每條長一百餘里共計四千餘里每里用夫五千人約用二千餘萬夫

至和中開崑山塘每里用夫二千五百人塘面闊六丈底闊四丈深四尺每里積土計三十萬尺分為兩岸每岸底只闊一丈四五尺面只闊四五尺高不及六七尺故不踰一二年又至隳壞

故曰摠而言之則汗漫而難行也今且以二千萬夫開河四千里言之分為五年每年用夫四百萬開河八百里蘇秀常湖四州之民不下四十萬三分去一以為高田之民自治高田外尚有二十七萬夫每夫一年借催半月計得四百餘萬夫可開河八百里却以上項四百餘萬夫分為十縣逐縣每年常夫四十萬開河八十里以四十萬夫分為六箇月逐縣每月計役六萬六千餘夫開河十三里有零以六萬六千夫分為三十日則逐

縣每日只役夫二千二百人開河一百三十二步將三千二百人又為兩頭項只役一千二百人開河六十六步雖縣有大小田有廣狹民有衆寡及逐日所開河溝所役夫數多少不同大率治田多者頭項多治田少者頭項少雖千百頃可以一頭項盡也臣故曰折而論之則簡約而治易也如此而治之三年之內蘇州與鄰州之水田殆亦盡矣塘浦既浚矣隄防既成矣則田之水必高于江江之水必高于海然後擇江之曲者而決之及

開盧漑浦皆有功也何則江水湍流故也故曰治田者先決水者後也江流既高矣然後又究五堰之遺趾而復之使水不入于城是雖有大水不能為蘇州之患也此治水田之大畧也

昔有七堰今復五堰者今只有五門故也蘇州設堰固亦舊矣劉著作嘗引白居易九日蘇州登高詩云酒酣憑檻起四顧七堰八門六十坊是唐之世已有堰矣至端拱三年轉運使喬維岳方始廢之蓋隄防

既壞水得容瀦于民田之間水勢稍低故可廢其堰也

其旱田則乞用上項一分之夫以浚治港浦以畎引江海之水及設堰門以瀦春夏之雨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五論乞循古人之遺跡治田者昨臣所乞蘇州水田一節罷去某家涇某家浜之類五里七里而為一縱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因塘浦之土以為隄岸使塘浦闊深而隄岸高厚塘浦闊深則水流通而不能為田

之害隄岸高厚則田自可固而水流必趨于江今具蘇州秀州及沿江沿海水田旱田見在塘浦港漚埭門之數凡臣所能記者摠七項共二百六十五條并臣擘畫將來治田大約各附逐項之下謹具下項一具水田塘浦之跡凡四項共一百三十二條一吳松江南岸自北平浦北岸自徐公浦西至吳江口皆是水田約一百二十餘里南岸有大浦二十七條北岸有大浦二十八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松江之南者臣

不能記其名在松江之北六七里曰浪市橫塘又下北  
六七里而為至和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松江  
南大浦二十七條北平浦破以浦艾祁浦愧浦顧滙浦  
養蠶浦大盈浦南解浦梁乾浦石白浦直浦分桑浦內  
薰浦趙屯浦石浦道褐浦千墩浦錐浦張潭浦陸直浦  
甫里浦浮高浦塗頭浦大姚浦順德浦破墩浦盞頭浦  
松江北大浦二十八條徐公浦北解浦瓦浦沈浦蔣浦  
三林浦周浦顧墓浦金城浦木瓜浦蔡浦下駕浦浜浦

洛舍浦楊黎浦新洋浦淘仁浦小虞浦大虞浦馬仁浦  
浪市浦尤涇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浦  
任浦松江北橫塘二條浪市橫塘至和塘已上松江塘  
浦五十七條並當松江之上流皆是闕其塘浦高其隄  
岸以固田也只因久不修治遂至墮壞每遇大水上項  
塘浦之岸並在水底不能固田議者不知此塘浦元  
有岸以固田乃謂古人浚此大浦只欲洩水此不知治  
田之本也臣今擘畫並當復治其浦修成隄岸以禦水



災不須遠治他處塘浦求決積水而田自成矣一至和塘自崑山西至蘇州計六十餘里今其南北兩岸各有大浦十二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浦南六七里而有浪市塘是也其北皆為風濤洗刷不見其跡臣前所謂至和塘徒有通往来禦風濤之小功而無衛民田去水患之大利者謂至和塘南北縱浦皆廢也橫塘亦廢也謹具下項至和塘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新瀆浦平樂浦戴墟浦真義浦朱塘浦界

浦鳳凰涇任浦蠡塘至和塘北大浦十二條小虞浦大  
虞浦尤涇浦高墟浦雍里浦諸昌涇界浦任浦上雉瀆  
下雉瀆蠡塘官瀆橫塘在南者曰浪市塘已具松江項  
內更不再出在北者皆廢已上至和塘兩岸塘浦二十  
四條在塘北者今猶有其名而或無其跡在塘南者雖  
存其跡而並皆狹小斷續不能固田其間南岸又有朱  
涇王村涇北岸又有司馬涇季涇周涇小蕭涇大蕭涇  
歸涇吳涇清涇譚涇褚涇楊涇之類皆是民間自開私

浜即臣向所謂某家涇某家浜之類是也今並乞廢罷  
只擇其浦之大者闊開其塘高築其岸南修起浪市橫  
塘北則或五里十里為一橫塘以固田自近以及遠則  
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常熟塘自蘇州齊  
門北至常熟縣一百餘里東岸有涇二十一條西岸有  
涇十二條是亦七里十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但目今  
並皆狹小非大段塘浦蓋古人之橫塘墮壞而百姓侵  
占及擅開私浜相襍於其間即臣所謂某家涇某家浜

之類是也謹具目今兩岸涇浜之名下項常熟塘東橫  
涇二十一條闕墓涇楊涇米涇樊涇蠡涇南湖涇北湖  
涇朱涇永昌涇茅涇薛涇界涇吳塔涇尚涇川涇黃土  
涇圃涇廟涇下莊涇新橋涇黃母涇常熟塘西橫涇十  
二條石師涇揚涇黃婆涇高姚涇蘇宅涇蠡涇皮涇廟  
涇永昌涇野長涇譚涇墓門涇已上常熟塘兩岸橫涇  
三十三條蓋記其畧耳今但乞廢其小者擇其大者深  
開其塘高修其岸除西岸自擘畫為圩外其東岸合與

至和塘北及常熟縣南新修縱浦交加棊布以為圩自  
近以及遠則良田漸多白水漸狹風濤漸小矣一崑山  
之東至太倉埭身凡三十五里兩岸各有塘浦七八條  
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塘之南六七里  
而為朱瀝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在塘之北為風濤  
所洗刷與諸湖相連不見其跡謹具下項崑山塘南有  
塘浦七條次里浦新洋江任里浦下駕浦下吳浦上吳  
浦太倉橫瀝崑山塘北有塘浦七條婁縣上塘婁縣下

塘新洋江低里浦黃剪涇上吳塘下吳塘橫塘四條朱  
漚塘張湖塘郭石塘黃姑塘已上塘漚十八條新洋江  
下駕浦曾經開浚餘並未曾今河底之土反高于田中  
每遇天雨稍闕則便不通舟船天雨未盈尺而田盡渰  
沒今並乞開浚以固田已具下項一具旱田塘浦之跡  
凡三項一百二十三條一松江南岸自小來浦北岸自  
北陳浦東至海口並是旱田約長一百餘里南有大浦  
一十八條北有大浦二十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

也其橫塘之在江南者臣不記其名在江北者七八里而為雞鳴塘練祁塘是七里而為一橫塘之跡也謹具下項松江南岸有大浦一十八條小來浦盤龍浦米市浦松子浦野奴浦張整浦許浦魚浦上燠浦丁灣浦蘿子浦滬瀆浦釘鈎浦上海浦下海浦南極浦江苧浦爛泥浦松江北岸有大浦二十條北陳浦顧浦葉浦大黃肚浦小黃肚浦章浦樊浦楊林浦上河浦下河浦天仙浦鎮浦新葉浦槎浦泰公浦雙浦大場浦唐章浦青州

浦商量灣橫塘二條雞鳴塘練祁塘已上塘浦四十條各自畎引水以灌溉高田只因久不浚治浦底既高而水又低故逐年常患旱也議者乃謂于此諸浦決洩蘇州崑山長洲及秀州之積水是未知古人設浦之意也今當令高田之民治之以備旱災則高田獲其利也太倉埭身之東至茜涇約五十里凡有南北大塘八條其橫塘南自練祁塘北至許浦共一百二十餘里有埭門及塘浜約五十餘條臣能記其二十五條旱田而



橫塘多欲水之周流于其間取灌溉之意也今皆淺淤不能引水以灌于田謹具下項南北之塘八條太倉東橫澀半涇塘青堦橫澀五家堦橫澀鴨頭塘支涇楊墓子涇茜涇東西之塘及堦門等二十五條方秦塘錢門塘婁塘張堦門薛市門黃姑塘吉涇塘沙堰門太倉塘包涇古塘吳堦門顧堦門廟堦門岳澀李堦門丁堦門湖川門黃涇杜漕塘雙鳳塘蚪門直塘支塘李墓塘以上堦身已東塘浜門澀共三十三條南北者各長一百

餘里接連大浦並當浚治以灌溉高田東西者橫貫三  
重垆身之田而西通諸湖若深浚之大者則置斗閘門  
或置堰而下或水亟遇旱則可以車畎諸湖之水以灌  
田大水則可以通放湖水以洩田而分減低田之水勢  
于平時則潴聚春夏之雨澤使垆身之水常高于低田  
不須車畎而民田足用一沿海之地自松江下口南連  
秀州界約一百餘里有大浦二十條臣今能記其七條  
自松江下口北遶崑山常熟之境接江陰界約三百餘

里有港浦六十餘條臣能記其四十九條是五里而為一縱浦之跡也其橫塘在崑山則為八尺涇花莆涇在常熟則為福山東橫塘福山西橫塘謹具下項松江口下南連秀州界有大浦七條三林浦杜浦周浦大曰浦卹瀝浦戚崇浦羅公浦松江口下北遶蘇州崑山常熟縣界至江陰軍界有港浦四十九條北極浦下田浦岨浦上夾浦下練祁浦桃源浦練祁浦顧涇浦六岳浦採桃浦川沙浦下張浦新漕浦茜涇浦楊林浦七了浦浪

港浦北浦尹公浦甘草浦唐相浦陳涇浦錢涇浦澁湖  
浦吳泗浦鎗脚浦下六河浦黃浜浦沙營浦白茆浦金  
涇浦高浦許浦塢溝浦千步涇耿涇浦新涇浦水門浦  
雀浦鰻鱓浦吳涇高涇西陽浦新涇陳浦張涇湖涇奚  
涇黃泗浦橫塘四條八尺涇花莆涇福山東橫塘福山  
西橫塘以上沿海港浦共六十條各是古人東取海潮  
北取揚子江水灌田各開入壩阜之地七里十里或十  
五里間作橫塘一條通灌諸浦使水周流于高阜之地

以浸潤高田非專欲決積水也其間雖有大浦五七條  
自積水之處直可通海然各遠三五十里至一百餘里  
地高四五尺至七八尺積水既被低田隄岸隳壞一時  
漫流瀦聚于低下平濶之地雖開得上項大浦其積水  
終不肯遠從高處而流入于海唯大水之年決之則暫  
或東流耳今不拘大浦小浦並皆淺淤自當開浚東引  
海潮北引江水以灌田臣所擘畫治蘇州曰至易曉也  
水田則做岸防水以固田高田則浚塘引水以灌田此

衆人所共知也但自來治水者舍常而求異忽近而務遠而反謂做岸固田浚塘引水之說為淺近而不肯留意遂因循至此今欲知蘇州水田旱田不治之由觀此篇可見其大畧以上水田旱田塘浦之跡共七項摠二百六十四條皆是古人因地之高下而治之之法也其低田則闢其塘浦高其隄岸以固田其高田則深浚港浦畎引江海以灌田後之人不知古人灌田固田之意乃謂低田高田所以闢深其塘浦者皆欲決洩積水也

更不計量其遠近相視其高下一例擇其塘浦之尤大者十數條以決水其餘岸小者更不浚治及興工役動費國家三五十萬貫石而大塘大浦終不能洩水其塘浦之差小者更不曾開浚也而議者猶謂此小塘小浦亦可泄水以致朝廷愈不見信而大小塘浦一例槩不浚治積歲累年而水田之隄防盡壞使二三百里肥腴之地盡成白水高田之港浦皆塞而使數百里沃衍潮田遂為荒蕪不毛之地深可痛惜臣切思之上項塘浦

既非天生亦非地出又非神化是皆人力所為也然自國朝統御以來百餘年間除十數條大者間或浚治外其餘塘浦官中則不曾浚治今當不問高低不拘大小亦不論可以決水與不可以決水但係古人遺跡而非私浜者一切併合公私之力更休迭役旋決修治係低田則高作隄岸以防水係高田則深浚港浦以灌田其塌身西流之處又設斗門及塌門或堰閘以瀦水如此則高低皆治而水旱無虞矣後二項非要切不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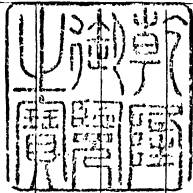
亶之書甚多今獨摘其要者錄于此亶既累上其說  
五年九月許謁司農寺陳白寺以其說上聞詔以亶  
為司農寺丞提領兩浙路興修水利六年亶以其說  
鏤板徧下州縣許諸色人等詳合議焉初亶言蘇州  
水利其書與圖大抵以為環湖之地稍低常多水沿  
海之地稍高常多旱故古人治水之跡縱則有浦橫  
則有塘而又有門堰涇瀝而碁布之亶所能記者則  
總二百六十餘所今欲畧循古人之法七里而為一

縱浦十里而為一橫塘又因出土以為隄岸度用十萬夫水治高田旱治下澤要以五年而蘇州之田治矣朝廷始得亶書以為可行遂真除司農寺丞令提舉興修水利亶至蘇興役凡六郡三十四縣比戶調夫同日舉役轉運提刑皆受約束民以為擾多逃移會呂惠卿被召言其措置乖方熙寧元年正月一日有旨邾亶修圩未得興工官吏所見不同各具利害聞奏人皆歡然十五日庭下方張燈吏民二百餘人交

入駟庭喧哄斥罵燈悉蹂踐駟門亦破亶僕頭墮地  
一小兒在傍亦為人所挈前此方盡遣諸縣令出郊  
標逸圩地至是諸令鳴鑿散衆遂罷役亶追司農寺  
丞送吏部流內銓

亶又上治田利害大槩有七一論古人治高田低田  
之法二論後世廢高田低田之法三論自來議者只  
知決水不知治田四論今來以治田為先決水為後  
五論乞循古人遺跡治田六論若先往兩浙相度則

議論合七論先詣司農寺陳白則利害易明



吳郡文粹卷五